者豈謂遭遇執事總秉部政威望隆峻銓度人物哀卹孤幼故敢以片言薄技深自媒薦所望執事近觀厥言遠察其行蕭艾之畹可擇蘭菊鳧鷺之渚亦有鴻鵠勿謂冗官而非秀孝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書云知人則哲傳曰舉爾所知禮稱推賢而進達之易謂拔茅連茹故文子之舉管庫趙孟之出淹滯善有所在人其舍諸然某之所望不敢逮此但覬執事鑒其好學少廻恵顧使他人無庸賤之誚公府減奴隷之責令勾乙之暇

離蔬釋蹻翕然有膏粱之望誠以皇上之明執事之忠千載一時不可失也伏念某生長閭巷結髮事師抱六經知談仁義執刀筆知為紀述先哲之行從政之事雖失其具體而得其枝泒其如恓恓京輦閒困於塵埃公卿門闥峻如天梯而不可履物不終否有時而泰果遇執事不有清貴惠顧寒賤賜見於清閒之際而勉其勞苦固非敢徼一面之福幸失得之舉但念服鄒魯之訓累歲月之功不敢自賢以妄進不敢自愚以自退伏冀

執事平權衡以權其輕重開龜策以決其疑貳設鍼石以導其聾瞽使迷途無長往之歎苦學無虛費之勞傳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蹤跡如是勤拙如是惟明公裁之

答杜侍郎書

月日具官夏某齋祓再拜復書于某官某跪啓溫教數四成誦仰銜意愛至感至慰某資性婞很門緒單子零丁士途孤苦萬狀恭惟高明素所諒悉不圖蟲篆之伎猥當斧鉞之選戎畧方謦理不可辭竭忠盡愚深自策

勵豈意天幸有二成於鉅賢內手捫心何階至此也哉泰川舊都土風豪侈氣勢相高禮義幾廢腐儒淺識以為漢唐遺老衣冠舊俗可以三代德教化之過客貽賤以迂闊相笑小人詆訾或浸淫上聞前史所謂隣城嗤其不能也而執事力庇其非稱以為是鑠金積羽言下頓消此天幸之一也黨項餘孽跳梁徼外宿舊亡沒靡所咨度加以罷輭無他智術但憶黃卷中一兩事若武安之守鴈門謹烽火明斥堠饗士習射數歲不亡失終

然破虜羊祜鎮峴南各保分界無求細益陸抗以為彼
專為善此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終亦平吳心頗慕
之以遼廓之大尚不顧兎豈有將王師而循小利以一
華人易一黨項者哉是欲堅壁清野以須遠畧不求目
前首級之效前之所謂邊兵皆以為怯者也而執事獨
護其短飾以威名衆言十七衆譽隨之此天幸之二也
矧五原塞外地平道闊自古西戎入寇之路臨涇孤壘
去大虫嶮止八十里無梟將勁兵控扼衝要而賊騎遠

去高奴山谷纚屬地險兵厚謀臣猛將併在一城而逆
黨窺之無他但勇其難而忽其易謂非材者不能輕重
於敵不足顧也其於謹備西北敢不夙夜竭節以奉明
戒延安之鼙沿邊將佐皆被朝旨秣馬厲兵分壓賊境
以為聲援旋聞賊騎遁去皆如明識之所前料也所恨
者未能縛致戎首戮之藁街草壯麥黃尚煩廟筭飛芻
輓穀重擾邊民夢寤傍徨未知攸濟又念本出寒緒不
達人事但謂學古入官以為得計焉知以書御馬為世

殊久矣況禹受舜命而告厥成功乎

曾參不列四科論

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而曾參於登四科者十人而已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孔門為達者也不預十哲之選其故何哉夫仲尼生周之末立定哀之間斯文中微不絕如綫乃以仁義之道行忠信之事攷其言行采其材智得是十子第為四科以標儒雅之道其選益至矣而參不列其間者念其道

者也言夷齊不食周粟采薇首陽葢得聖人之一清德耳蹈道則末也由是觀之則參之事夫子學其道推其心但得聖人之一孝德耳言其材則末也或曰參也孝何以非賢哲夫十子者有四科之德豈無孝乎葢孝在其中矣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仲尼之門英賢之選而薄於孝行聖人之心何以言哉或曰孝者百行之先居在四科之上夫孝養之道誠為至性然莫逾於德行故仲尼嘗曰孝哉閔子騫而居德行之科葢孝者無以逾於

德也是則有其德然後列在其間而參之孝一介之孝也仲尼嘗曰參也魯故爲之説天子諸侯之孝以治邦國以及百姓以廣其志

開封府試三正循環宜用何道論

先王應天祚敷政令歷象爲貴因損爲重故春秋之義正月居王之下示正朔自王者出也當帝道標季王化資始夏商周之君代王寅丑子之正攸數夏后氏憂勤而治溝洫禪讓而陟帝位以大簇爲正簇者湊也萬物

桃李冬花無爲之應邪勿失之職復可在哉葢參祖尚黃老飲酒不治憑託異説以致王室陵遲諸呂弄權實參之自歟

獄市爲寄論

夫先王獄以定刑市以聚物刑必正其枉直物必辨其良偽其來尚矣漢曹參起於獄吏執圭而侯以將校之材迹黃老之奘政事之失必以寛晩歳罷齊相屬後相曰以獄市爲寄慎勿擾焉相曰治無大於此乎參曰獄市

漢興則仲舒學春秋而建大議安國學尚書而為通材君明學易而知變稚圭學詩而從政故制斷無失宰割有宜厥功茂焉宣謂不可學者蓋起於獄吏斗食之下暴歷顯位不習經義何以語人哉嗚呼吏事不能言況大道乎子不能教況生民乎故當宰天下之際官屬議其煩碎天子淺其儒術六年無補於政事宜其放棄焉

李德裕非進士論

唐文宗議貢舉曰子弟寒門但取實藝宰相李德裕對

廷顯官須公卿子弟斯言之玷無乃甚歟夫諸侯襲封
功臣繼絶須子弟奉祭祀而爵及世也若其靡恃門閥
之貴屈身士大夫之間講習仁義延揖時譽有緇衣之
美成作述之志雖寒士之賢弗可加也若其尚輕肥之
飾馳逐豪俠之伍以奢僭自大意氣相爍不知衣食之
出而忘弓裘之業雖將相之世不可任也哀哉堂構之
業多墜嗣興之賢甚寡若子弟不教而成則堯之丹朱
舜之商均皆可君天下也況父母之聖非教不行也國

而行斯可也茍謂辭賦非古則策以時務問以康濟非
五經不得以對非常道不得以言則經緯之術宏達之
材見矣而德裕以林甫餘烈陟位國相知簡賢附勢之
旨無宰制補衮之德而場屋之下英傑間出縉紳之士
勲名相望欲騁材術專國政不可得矣故將聚貢舉以
杜賢路進子弟以崇私黨俾朝廷之人無能傑出巳右
故宣宗制曰委國史於愛壻之手寵袐文於弱子之身
洎參信書亦引親暱斯乃扼其咽喉而中其膏肓矣厥

貴賤矣使耕隴之民游手商賈裒竒珍之貨私匈奴之人修六擾之業競刀錐之利滯貲以要君上累鏹而駕公族翕然風從以競末作是則稼政不修蒔器不緝栖畝之糧不暇獲吐絲之蠶不及飼卒有凶札之變兵革之急萬民嗸嗸金玉不以餬口六軍凍瘃牛馬不以挾纊雖欲復農不可得也於戲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賞罰自失沮勸則差故禮賜君子小人尚不同日葢慎之也守國之器禮之為大去禮而行何以享國宜慎守之哉

侵官而弗省其誰治之乃役工百餘揹伐木十餘本易其數梁替其數楹塗其墉赭其欄取其壯而不取其宏務其完而不務其華後負練塘前壓驛道山阜表其東津梁續其右望之敞然有宮府之風登之廓然有小天下之心使吾民如樓之完善政如樓之新則百里之間可以無瘡痏矣後之為政者可不勉之哉

賜杭州靈隱山景德靈隱寺常住田記

會稽之西部吳郡之東境山之美者武林在焉晉咸和

播種於南畝我尊號皇太后恩深外護心等大慈授諸
佛之記言布羣生之勝利威光所照物成金色慧力之
感地見寶嚴若夫平決萬幾將明百志動遵法度慎守
典彝以為道釋名田禁於創置國之舊制豈敢廢焉然
吾保育嗣皇紹隆景業素依佛寶孚祐帝躬冀其萬壽
無疆百祥申錫在諸服玩予何愛焉乃賜直百萬市田
二十五畝以施之歲輸僑賦天下之為公也永充淨供
福田之無極也彼給孤施園非續命之要妙意設食無

年歲次析木仲夏望日謹記

御書慈孝寺碑額記

慈孝寺成朝廷命史官頌故實將昭銘於金石永垂耀於文象聖上穆清之暇熏祓以觀且曰先帝大猷太后聖德備在茲矣非天下之妙翰孰為奇麗之觀非朕躬之親筆罔罄寅威之禮由是上自題額命翰林學士綬書文百工相趨萬區載躍以為極帝王之能事敦恭愛之大本英華聖域焜燿國經巍巍乎亘千古而不朽者

誚譟相髙篆刻自嘉白首弗底於道盈編無益於世者丞相恥之予亦恥之東秦奥區全齊盛府俗漸鄒魯之教人多海岱之靈朝家好文輔臣善誘而不能寶寸陰刻素志扶名教訓孝悌建希世之策敷及物之徳彼維師賜履於周平津始封於漢果何人哉游於斯者無自局焉建學後三載東土薦饑予猥奉使指謬踵前良且以疇昔政司陪貳台卬敢勒輿頌以永德音詩云君子能長育人材傳云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茲學之謂歟

堂皇之建職次之設皆備前記此不復書時景祐元年正月朔日記

海雁橋記

頃歲山東旱蝗予被詔救寧下穆陵並濰水出萊陽轍黃腄野無蔬茹市無血胔有客饋海雁六弗忍為膳育於青州之柳亭亡其一後數載予内徙睢陽輦五雁縱之南湖一夕舊客過都知之撫掌橋側五雁悲鳴飛集圍繞膝下至暮戀戀不能去觀者為之出涕斯禽受人

馬東夏之都會也中有佛圖實曰龍興寺舊以為田文之第地勢斗絶堀坳洋水之陰樓觀飛注翺翔重闉之表東踐絶澗徑度於闤闠西瞰羣峰旁屬乎原野十二之勝盡於茲焉寺中有殿宋元嘉二年建甲子十周棟宇瘵圮常坐比卬晝樞化青人得鏹三百萬以新之又錮以石階繚以髹檻後增二亭左以蔭銘識右以藏鼓格世傳孟嘗飯客以鼓為節其格存焉載祀寖久木石刓脫但上畫飛仙殆非當時器而寺僧寶之以傳疑焉

或曰佛何為者邪夫太始既分皇衢既遠舜禹揖遜湯武干戈自樸而雕自淳而漓姦宄鋒起智詐火馳是以天生聖人於叔世分三教以救之九州之載人性淑均道德可以化焉禮樂可以教焉故商武丁時生老聃於瀨鄉周靈王時生仲尼於昌平流沙之外西戎即敘非威神攝受權實開遮莫能變獷悍勝殘雹故昭王時生佛於毗嵐然今古之論罔不折衷於仲尼昔夫子自謂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老氏則曰其猶龍邪於

是殿者若睹相好以攝心歎寶嚴而起信固可以遠謝塵垢坐空妄幻若瞻白毫之光悟見精之不動聽寶鐸之音覺聞性之常寂固可以返照真際旋復本初證菩提心成無上道由是觀之則樞之於茲殿有無量功德矣予嘗守茲境目樞之勤聊紀勝因以刊石時景祐四年八月朔日記

杭州寶雲寺記

寶雲寺者吳越忠懿王所建千光王寺也西方之教東

千光王像因以名之其制則臺門前闢紺殿中立高樓
東建鴻鐘屢發棊臺西峙龍藏常轉旁儼像設後引堂
搆經齋方丈温室雲廚四百其楹再潤而畢面白傅之
湖負武林之岫右則鵲巢遺阜左則星隕派峯石怒欲
飛松怪如折梵聲飄海外香雲蔭空際清吹時落纖塵
不飛乃朝貴遊心之境蒼生祈福之所始請睦州九峯
山僧環省升法堂談妙義未幾而終復請衢州鎮境寺
積善禪師義澄登寶座語真空於斯為盛是二師者皆

可貧可賤有信厚仁惠恭遜和易謹愿端方孝弟正介者可安可壽可富可貴故上天有命宥密無聲疏而不漏如合符契者三官之職也噫吾嘗讀聖人言有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又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常疑造化中有主邪其自然邪果如日損言則三官其為主者乎夫位有上真職司造化能使天下枉者直善者安暴者夭仁者壽貪者損廉者益雖盡杞梓之材為之宮備山龍之章為之服罄玉帛之禮為之薦日祀而辰享可

矣非謂無名之土木也予結髮讀書弱冠為吏未嘗為
惡惡亦不及從令以往益致於善以聽陰隲以驗三官
之說

乾隆御覽之寶